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一

太尉楊震碑

碑文從喪本摹錄行字數具不可紀額題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十字篆書陽文石今亡

□□□字伯起□□□□□□□□□□□□

□□□□□□□□□□□□□□□氏爲聖漢

龍興楊熹佐命克項於坡錫□□□□□公

侯之胄必覆其始是以神祇降祐乃生于

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甄微靡道不

諛又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
聖同符鴻漸衡門郡英雲集咸共飲酌其
流者有踰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
三魚以章齡德遠近由是知為亦由繼明
而出者矣州郡虛已競以禮招大將軍辟
舉茂中除襄城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
太守所左先陽春以彖化後秋霜以宣威
寬猛惟中五教時序洽三邦聞于帝京
徵旋本朝歷大僕太常遂究司徒大尉立
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烓靡惡不形將

訓品物以濟太清而青蠅嫉正醜直實繁
橫共構譖慷慨暴戾于時群后卿士凡百
黎萌靡不欷歔垂涕悼其為忠獲罪乾臨
孔照神鳥送葬王室感寤姦佞伏辜宏功
乃伸追錄元勲莆書慰勞賻贈有加除二
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
次秉寔能續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
黃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
高陽令皆以宰府為官奉道先訓易世不
替天鍾嘉祐永世恩極統之門人汝南陳

熾等緣左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
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台吐耀乃鬱降精
明明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
審審其直皦皦其清齡矣盛德萬世垂榮
勒勲金石曰月同炯

右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篆額楊公名震洪農華
陰人安帝時爲司徒垂四載爲太尉閱半載以延光
三年卒楊氏墓在陝州閿鄉所存隸碑凡四此碑乃
其孫沛相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所立碑中載楊秉

陪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去楊公物故時已四十餘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之門下士且握權則獻諛飾詐靡所不至夕失勢則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爲其禍廟立碑漢人風義後世不可歧及奚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

以梁爲黎
隸釋

楊震碑篆額二行黑字有穿碑十八行行二十八字碑陰二十五行行九人穿在第二第三列之間凡複姓者十二人惟公王子舉上官仲祖信成君嚴三川

宣四 四人各高出其列一字續

碑云長子牧次讓次秉次奉傳五子止列牧秉奉而遺讓據碑云四子傳誤矣建寧中牧之子統爲金城太守沛相門人汝南陳熾等立碑陰可識者河東孫定博以下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人也字而不名

何耶

石小篆 金

傳云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荊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違時罹禍如劾王聖救趙騰糾劉瓌烈耿賈地震其事尤爲愷摯碑無一字及之卽關西孔子之

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及之何也傳五
子碑牧讓秉奉凡四人當以碑爲正後復詳序牧子
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係奇奇
子亮秉子賜奉子敷敷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
在閩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金石
後錄

按碑字縹渺如游絲古質如蟲穿蝕兼有楷隸
體昔人謂褚登善書如美女簪花或謂其出于漢
隸觀此碑知非欺人之論也攷太尉七世祖喜以
斬項籍封赤泉侯故云克項于垓大將軍者鄧騭

也喜字下从心古字通用碑皆與後漢書傳合惟
除襄城令傳所未及然傳云四遷者碑亦未詳洪
丞相隸釋云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傳云震五
子誤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太尉五子牧里乘
讓奉碑所未及者里也是太尉實有五子里或未
仕或早亡故不載爾碑稱長子牧富波侯相而世
系表稱牧荊州刺史富波侯考楊氏二侯太尉孫
賜臨晉侯曾孫衆先封宜陽侯更封務亭未聞侯
富波者又考王霸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
改封向侯而郡國志稱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則牧

賁相非侯新唐書誤也其稱牧荊州刺史殆亦承
傳中高舒至荊州刺史之文皆當以碑爲正太尉
卒後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寃得以禮葬而陳熾
復爲樹述貞石葢東漢人重師門篤氣誼名節所
標可風後世如此云貽我三魚指冠雀銜三鷓魚
飛集講堂事又云神鳥送葬者謂葬前大鳥集喪
前悲鳴葬畢乃飛去也隸釋又載碑陰一百九十
餘人皆太尉孫統之門人今不得見矣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摩崖高八尺三寸廣二尺二寸七分
行二十五六字不等今在襄城縣

故司諫校尉楊君廉諱淮字伯邗舉孝廉
尚書侍郎上蔡維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
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為尚書尚
書令司諫校尉將佐大匠河南尹伯邗從
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
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選左丞冀州刺史
大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
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共震二君清口
約身自守俱大司諫蓋文之元孫也

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

廿二日謁過此追述勒銘故賄表紀

右司隸校尉楊准碑靈帝熹平二年同郡卜玉過其墓爲勒此銘叙准及其弟雍前後歷官且稱其功德年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又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紹興中此碑方出歐趙皆未見之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蓋以厥字爲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爲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凡稱元妃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爲美稱也華陽志准者渙之孫孟文名渙李固薦累世忠直拜尚書陳蕃表爲

河東守遷尙書令奏治汝南孫訓南陽曹麻潁川曹騰三郡守罪訓者梁冀婦家子爲司隸劾冀叔執金吾忠不朝正人尊憚之續

漢司隸楊厥碑遠通石門遠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遠卽鑿字也鑿省作慳又作遠者以之代乚如匝作迺匹作迺匝作迺陋作隨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祿字書可考洪适益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

遠

楊慎墨池稟錄

洪氏云元孫猶元士然以爲美稱也按淮稱禹爲從

弟弼又字頴伯以其祖視之俱爲諸子之長孫非美稱也至獨悼頴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若國喪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亡也准爲司隸時勃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金石錄補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崖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崖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教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卽二碑之母系也其云黃門同郡卞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卽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通石路之刻有感而詳述

其門闕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
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卽前王升所爲楊孟文石
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
亦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爲過墓宜其題之曰碑
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
是左字洪說作注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
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爾財卽纔裁通用
之字謂至是始爲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
勢爲之參差古拙款卽隸之省牟卽俾之省也

兩漢金石

楊淮碑字體與石門頌彷彿而疎澁過之近沔大尹
李公衍孫寄精搨一本來自守上得約身二字門字
上得黃字郡字下得卞玉二字因以卞玉摩崖名之

涵真閣漢
碑文字跋

繁陽令楊君碑

碑從喪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
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石今亡

上闕二字弟富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詰長

履忠孝立仁行道實體彌隆立授尚書為

國師輔君述而好古少傳祖業兼芑載藉

靡不周覽英儒仰則景附其高應禮州郡

乃奉貢觀察類殿爾僉服歸稱大駕省方
為郡功曹召見專對言廢帝心擢拜郎中
除右都候開整宮衛闡闡肅焉遷繁陽令
崇德尚儉呂興政化和毓威恩日移風俗
樹霖霖回宿不命閣敦學吏士精橫侍者
常百餘人咸訓典誨帥導日口鄰遠歸懷
爰集疆場州郡嘉異並上絕速大司農劉
佑植復表劉將有命授會叔父大尉公薨
委榮輕舉投赦如遺吏民攀轅老弱輒輪
追慕跋步蓋二千餘人積留守闕上書歷

年運穀萬斛助官振貧已乞還君自非慈
愛孰能若茲有司聳昧莫能識察君潔已
已休不愉褊求趨功顯弗有得入于林處
靖衡門童冠如雲故乃名問俞高休聲益
著三府競辟入宰朝常登茂御復紹祖
烈旻穹不惠丰五十一嘉平二丰三月巳
丑卒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奠凡百靡不
愍悼故吏臣竊叫天訴墜嗟乎何及哀矣
惟傷感惟既歿德之隆者莫盛不死迺共
追歸歆勲鑄石永後俾延僖軫咎不翳隳

其辭曰

惟鬱降靈於我明君膺天鐘度誕德孔醇
溫恭博敏貞儆蘊倫帝嘉忠懿乃詔寵光
俾候禁宮夙夜是勤命出佗宰清風穆神
委茂戍勲赴義長逝民思遺愛奔告于丕
不啻真其肯慰揚琤泥樂志縉紳仰從
三公並招當爲國暉壽不口口早葉隕林
明徒尋淺土女愴悲顯百其身皇不我予
銘頌廟碑石闕

右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

識者六十一字按漢書楊震子牧爲富波相君乃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

集古錄

石漢故繁易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自郎中除右都候遷繁陽令以靈帝熹平三年卒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荀爽對策詳矣度尙及楊君皆以期喪去官可見漢代位高而創鉅者反奪情廢禮也守令有美政百姓愛之如父母攀車截鐙不忍其去者固

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衆至於二千餘人守關
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繁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
里運穀助官乞還令君其多至於萬斛此事則未之
前聞史氏罔羅脫畧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
或投醜以借問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
之輸粟萬斛則其出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惋斯
事其文云有司聳昧莫能識察

說文生而
聳曰聳

其詩又云

頌不審真莫肯慰揚嗚呼政令委靡淑慝無所甄別

在位者憤憤如聾瞽熹平之閒不特此一事也

碑以
假爾

作遐邇植作特載作統俞作愈船作給戶卽克字達
傳述字婁卽黎字復卽選字匪卽地字謝卽乃字騰

卽墜字
隸釋

繁陽令楊君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八行行三十字
碑陰二十二行每行六人第七列惟有一故民其中
書典作者姓字每列之下各虛一字有官氏字多者
則高出其上亦有下出者穿在第一第二列之間隸
楊君以叔父太尉喪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闕上書
歷年運穀萬斛助官以乞還君集古隸釋皆謂此事
未之前聞蓋以上書歷年輸穀爲僅事也豈知漢人
近古直道在人卽前書魏相爲河南太守去官河南
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畱作一年

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樹上書者萬餘人古之
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
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
所成尙所不辭况輸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陳
乞輒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爲例而
千萬吏中得一二循良反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
者讀此碑能不太息乎

金石錄

漢繁陽令楊君其名旣闕弟字上又闕三字乃沛相
之弟富波君之少子所云叔父太尉者乃太尉震弟
三子兼富波君之弟也以叔憂去官唯漢爲然

潘寧

按楊君缺其名字太尉震之孫沛相統之弟爲繁陽令有善政而太尉碑中獨遺之故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富波侯二子長統少馥則沛相之弟乃馥也碑爲宋時塌本共缺三十四字尙在歐陽所見六十一字本之前然與隸釋相校殊無增損知洪氏所錄已據舊塌本矣首行殘泐不可見者二十九字潘寧跋誤稱弟字上缺三字殆由未攷碑式耳碑云叫天訴陞陞卽地字籀文地作陞此省从豕無極山碑與天陞俱生字與此同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高一丈一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十七行行三十二字額題
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今在濟寧州

君諱峻字仲嶷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
之碩胄□□伯禽之懿緒已載于祖考之

銘也君則臨營謁者之孫脩茲今之子體

純餘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

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稟學為侯宗行為

士表漢□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

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

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

止令視事四年比緘豹產化行如流遷九

江太守口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口

載蘇若清風有黃霸名信臣在穎南之歌

召公事去官休神家術未能一基為司空

王暘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

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

輦掌察羣實調絀舉大權然疏數不為小

威召濟其仁弼中獨斷召效其節案奏口

公彈紕五卿等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

自乞

拜

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呂病

遜

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開

門靜

居

珽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卒口

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干商沛國丁真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

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麟等三百廿

人追惟左谷游夏之技伯謚宣尼君事帝

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息獻

不中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薪弗

何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頌企有

紀能平彌善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礪落影較崇崇忠惠令德孔嫻
命口時生雅度靡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遠
內懷溫潤外揅強處督司京師蹶然清邈
當口緄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物陞
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晉齡喚矣的的
碑陰

共二列每列

二十一人

故吏河內夏管懿多遠千

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魏頓立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魏濮陽殷敦登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千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魏顥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殷路龍顯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門生濟陰定陶肆真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悒尉節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口口時三百

全在... 卷之三

月生河東蒲反陽成口文智三百

月生汝南汝陽鄭立口節三百

月生東魏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月生東魏博平孫謙口口二百

月生東魏樂平邢顥口口二百

月生東魏樂平邢季口二百

月生魏郡內漢馬萌子口二百

月生魏郡黎陽王口少口二百

月生汝南魏強尹徒超口二百

月生汝南魏強尹顥射口二百

月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

月生勃海南皮劉盛興□□百

月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二百

月生河間阜成東鄉恭公□二百

月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高二百

月生平原股張謙伯讓二百

月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月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月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漢魯峻碑文字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
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
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
碑二者莫曉其義

集古錄

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鄆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
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
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
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
與石室尙存惟此碑爲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
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

輿志哀字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恭爾石
錄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歐陽公云峻
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爲屯騎而碑首題以司
隸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寤亦多
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大臣
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去官
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紼者
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
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

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
二公纏跽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
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
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
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
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
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
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銘詩煥矣灼灼俱
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則它
碑亦有之

碑以果爲看縱爲蹤所爲析緄爲交音爲
億便卽儲字緄卽細字契卽繫字莊卽琴

字着卽嗟字虞
卽虐字 隸釋

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子
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
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
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
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
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
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
遺焉

全錄
琳瑯

私諡起于春秋漢末尙節義故尙不廢符秦旣已非

古猶諡及隱逸唐朝臣尙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
曰罔禪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古循叙考終皆得美
諡外吏卽品亞六卿德牟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
夫錄勞則外瘁於內崇體則抔土長掩防大則歿無
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諡所當
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

金石
史

歐陽公云峻碑首題司隸二字莫曉洪氏云漢人碑
誌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非列校可比也予至濟寧
碑下詳釋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
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漱

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卽歸未嘗在位故碑首叙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說以司隸爲權尊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

匪者耶

金石錄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八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

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于

沛

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雷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二百廿人刊石叙哀而此載四十餘人其脫畧者多矣隸釋載魯峻斷碑陰九十有一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迥異洪跋云據

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
止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
當有十橫也蓋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
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爲可信卽金薤琳琅
所載闕字以余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
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卿素稱博洽謬誤乃爾
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鏤板脫落否則碑在濟寧並非
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

金石錄補

魯峻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
中二年帝御前殿命司隸校尉張彪率兵圍梁冀第

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北寺
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彪之後膺之前耶大名府開州
志境內有頓邱邑令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頓邱顏
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
然則峻昌邑人始爲頓邱令也碑今無矣

宋齊金石
刻考畧

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
前有故吏四人餘梅門生最後一人稱義士凡四十
二人皆有郡縣名字及出錢之數碑載門生汝南干
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畱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爲之作諡立碑兩列中干丁馬呂

吳姓名皆在惟誠夏侯二人無之蓋在第三列也隸
續有魯峻斷碑陰跋云所存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
四人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
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
與魯碑合又字體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按此陰
凡三列隸續所載乃有四橫今存者四十二人而乃
有九十一人又皆書姓字而不名無故吏門生義士
之稱亦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此陰至今尙存洪
氏何以未見

隸辨

金薤琳瑯云碑文字粗完可讀今取石木較都公所

錄都本少八人其中誤釋者數十字又都本以爲殘
缺而今本尙完好可識者十餘字蓋都公于分隸非
其所習又或所見本不清遂據以爲定爾

金石存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爲義莪通用之本
是固然已然此碑以蓼莪作蓼戮戮字从艸是又微
異耳又洪以莪卽看字顧南原嘗辨其誤謂卽莪旅
莪木之莪顧說是也蓋莪卽刊字猶筆削助定之義
爾又洪以緝卽袞字按詩袞職注雖以充冕爲訓然
玉篇緝古本切緝成章也則緝字自亦可通 遐邇
切倒顧南原云惛疑卽惛字非也按詩俾彼甫田陸

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筓音同云筓倬也傳云倬明貌疏云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矣爾雅筓大也注云筓義未聞然爾雅注云筓音罩則是筓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倒與倬通也雖輶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人之界爲疑耳說文倬从心卓聲徐鼎臣謂倬當从罩省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內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子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從本楷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爲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逕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格卽格衙卽巷也。𠄎字益旁益變爲
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
之偶變也。穎南之穎張雨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
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止多也。至第五行除字
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
止露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
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矣。年六
十二二字石本今尙可見。洪作一字非也。碑陰與
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並云蔡中
郎書。蓋碑錄之云也。洪以爲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

字體則高城阜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坂坂作反王端王輔王皆作王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爲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卽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句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千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千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

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隸釋云是碑陰
凡三列下一列漫滅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
云三列則或下列尙有一二畫微露者尙未可知或
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揭之耳今屬錢唐
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
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
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說
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
西征記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忠臣孝子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

聚而載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

兩漢金石記

碑云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漱霸守潁川信臣守南陽此稱潁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吳會稽二郡爲吳會亦類此蓋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察爾胡三省云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會子案史公貨殖一篇言都會者多矣何獨於吳稱會此胡氏之臆說而近人多取之何也 攷洪文惠隸續所載魯峻碑陰與此全別洪氏在南渡時未得親至碑所但據收藏家之說題之故猶疑而未

定而洪所指爲峻碑陰者世已失傳竟未審爲何人

碑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云弼中獨斷說文弼弓彊貌言中有彊毅之性故遇事能斷也遐邇切惻翁閣學云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鈞鈞有卓罩二音疑當時方言惻與倬通翁說是也倬字或作鈞則倬字亦可通作惻倬罩倬皆从卓得聲古音卓聲到聲同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諸韻合或以爲字書無惻字以音義求之似與惻字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棣真張力臣釋爲棣真亦非是

山左金石志

歐陽棐集古錄目云高平昌邑人據碑文云山陽昌

邑人

校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題忠憲父者其門人干商等所作私諡文
云息獻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云云
知其子爲文刊石以述其父此皆漢碑中創例何
卽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
儋何也徐鉉曰儋何卽負何借爲誰何之何今俗
別作擔荷非是碑陰凡二列四十二人濟寧州志
據張昭釋文錄入碑攷字多錯謬其尤甚者定陶
棣真志作棣真攷字書無棣字通志氏族

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
作游棣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謬
篆多書棣字爲棣棣其姓也勃海重合志作量合
據郡國志勃海郡有重合侯國可與碑證牛氏金
石圖棣亦作棣重刻爲渾皆誤

熹平殘碑

碑上下右三面斷闕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三寸存八
行行約十三四字第五行無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頁時榮闕之中下闕行成於內名

立散著當獲自天之祥下闕入丰廿有七

熹平二丰十一月下闕未下闕府君君國

濟民以禮閩風捨善表德

闕下

上闕嘉珪璋其質芳麗其丰敦書樂古如

闕下

上闕君有命必以疾辭何辜穹倉降此短

闕下

上闕哉

碑存字厯七十餘有云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一月

乙未者蓋其卒之年月也又云府君君國濟民以禮

閩風旌善表德當是曾任郡守者漢時惟郡國守相

及都尉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

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厯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所謂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者耶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存字七行字徑一寸前四行爲序後三行乃銘辭也乾隆癸丑十月元案試至曲阜適黃小松訪得此石于東關外急告元命人掘土出之昇至試院秉燭洗土審眎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下遺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月如魯峻卒於熹平元年口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廟爲題識數語刻碑後焉

山左金石志

碑石斷劖子繹其文蓋亦處逸守介不延其年于時守斯土者表于墓也曲阜在兩漢並爲魯國今碑出

於此而文稱府君意其爲國相與韓勅修孔廟碑後
云魯相河南京韓君又云府君諱勅字叔節無極山
碑稱太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北海相景君銘故
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安平相孫根碑稱皇矣府君趙
相雍勸闕銘稱趙國府君然則漢時稱國相與太守
同矣顧亭林謂府君晉漢時太守之稱蓋未旁推于

此也

投堂金石跋

武郡太守耿勳碑

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二
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

漢武郡太守

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

瑋其先本自鉅鹿戎有令名為漢建功俾

侯三國守將帥位相承呂迄于君君

敦詩說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我武慮慷慨

呂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遇之謀上納

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考績有成苻英

乃胙燾平二季三月六日郎官奉宣詔書

哀閔垂恩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庶

感不裁仁賞恭罰否界奧口流其於統系

寵存贈亡薦出至也歲在癸丑厥運雨

陽害稼穡率土普議開倉振澹身冒炎赫

火鼠出熱至厲縣巡行窮匱陟降山台經

營我涉草止露宿扶活口餐千有餘人出

奉錢市口口佞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

賦與窳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

省貧更二百八十人勸課起時百姓樂業

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呂全育曰棠出愛

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佞錢器興利

無極外美且口等怖威悔惠重譯乞降脩

治狹道分子効力及大小民得衆北出歡

心可謂印也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

無述焉國人僉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
辭曰

恭奉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詰且明
寔謂耿君天非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
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郵民隱拯院扶頽
匪皇啓蒙東璠西征赤子遭憇呂活呂生
山靈珥寶函穴乃平愷悌父母民賴呂寧
喜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通橋塚下
拜李祿造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爲守以熹平三年立碑

又同谷志云熹平三年太守耿勳政蹟記并題名記

并在封泉保魚竅峽

王象之天下
地碑記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蓋帝熹平三年造蓋
德政碑也造碑之人卽李翁天井碑中西部道橋掾
李祿也壬子之夏李翁尙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
郡似是繼翁者碑云其先木白鉅鹿世有令名爲漢
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漢史雲臺功
臣牟平侯耿純者鉅鹿人其三弟亦同時封侯好時
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鉅鹿徙中興初其父況封隃麋侯弟舒封牟平侯所

謂俾侯三國者謂喻麋父子也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所謂爵位相承者也好時鴻烈與寇鄧齒其後有列傳者四人皆抱將帥之畧著邊徼之勲碑謂武都敦詩閱禮家仍典軍歷難和戎武慮慷慨陳惠康安遇之謀天子納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既貫茂陵則是喻麋之後裔也

碑以說爲閱以拔爲跋 隸續

耿勲碑字與郝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

漢隸字原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

平二年二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淫雨傷稼開倉賑贍身冒炎赫至屬縣巡行給餐于有餘人出俸錢賑衣賜給寡獨至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卽勳蒞任之年也給餐卽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勳止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有感于末造已

金石錄補

予今所得拓本已極泐缺矣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諦審之全文尙粗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識者四字而已

七行流上一字十行作上一字十四行等上一字

洪有而今

闕者二十二字

一行守鉅二行卿爵三行軍屋慮得六行部程七行與八行運洋議九行

第十行餘貪十三行

第十行餘貪十三行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

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處字

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

誤而今正者五字莢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

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

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莢卽

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卽此字苻莢乃胙者

胙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

机字云胙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

必受胙胙卽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
胙是也匪黃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
皇啓居與詩不遑啓居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
說爲闕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闕不同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中有十數字經後人重開不無譌舛翁閣學金
石記中辨之審矣唯苻英乃胙二句洪氏隸釋闕乃
字而英字未誤翁謂洪誤釋爲英此刊本之譌予家
藏鈔本猶未作英也英與筭同卽策字漢時郡守賜
虎符及策書故有苻英之語翁釋爲筭恐未然耿君
以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其歲歲在癸丑滂雨害稼而

後漢書靈帝紀續漢書五行志俱不言邪

知史之失載者多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內譯字作𠄎字俗工利劊所致或者謂兗都字異
文者非也獨柔嘉惟則則字碑竟作賊字雖漢人善
于借用不應謬戾至此然筆勢自然絕非重經開鑿

者

潘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碑經後人重鑿字畫較洪氏所錄頗多譌舛其
尤甚者第五行癸酉到官改爲六日郎官十二行
勸勉改爲勸課十五行口如農改爲大小民大率
淺人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

石本摹錄而辨其誤如此文云開倉振澹澹與瞻
同史記司馬相如傳漉沈瞻舊漢書作灑沈澹灾
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瞻
字苟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瞻鹽鐵
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
納功德叙卹澹凍餒亦以澹爲瞻振與賑亦通碑
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爲賑瞻失其旨
矣

金石萃編卷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二

石經殘字

共十一
二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夫予不

能迪古我先后

典降不永於戲今

達乃家 取上牙

惠

伊瀉水白陳其五行帝

建用皇極次一白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八上作苦曲直

良二白貨三白祀四白司六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乃人其

明人之有能有為使_二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等

為天下王三德一白

家而凶平而國人

夕心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 曰時我

志月惠

右尚書盤庚六行洪範十行君爽二行

惟是褊心是以為刺 萬屨

汾一曲言采其菁 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亦勿思 罔有棘其

父兮父曰咍予子行設尸

武猶來 少岵三童言

兮不稼 豔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次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
食我柔三歲宜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 山有萋隰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曰

言樂

既見君子

易

右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

東序

卒曆坐奠曆拜執

人血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省公答拜媵爵者

媵爵者執觶詩

公。

郊請反合

三人君命聘于

善于受上介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介函六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行

羊女者可

昆今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善者可公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

曰道之以痴

方我對曰女違樊泥

子夏問孝子曰色以有

人焉度子曰温故

婦斯害也已 子曰 女

為則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枉道而事人可去父母之國景公

詩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往可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是知律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慎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爲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

一止子路宿殺雞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履其斯以乎謂虞仲夷佚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

不施其親

不蔽庸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爲方萬古

有可左朕躬

歸心焉所重民食可
寬財得衆政財有

功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民之

曰尊其瞻視儼
而不畏之斯不一威

而不猛一

右論語爲政八行微子八行堯曰四行

長也

今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燕方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三行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
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
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
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僞也在雒陽蘇氏家

歐陽
棗集
目錄

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
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
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

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

姚寬西溪叢語

子弟伺字仁宅博學好古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

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豈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是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口碑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碑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蓋知非豈所爲也吾友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之如

金玉而子又從而攷之其勤如是子二人亦可謂有

志於斯文矣

方勺有宅編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
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
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問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
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
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較今
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
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自
書立石雒陽太學門下至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

文字刻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
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
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
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
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旣遷其石於長安今尙有出於
雒陽者何哉

傳博聞
見後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雒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
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
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
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

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雒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
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
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
然則其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
之後盡紬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
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

末云

金石錄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母翁

侮成人

今本女無侮老成人

保后晉高

保后晉戚

女永勸憂

女誥勸憂女

有近則在乃心

今近作戕

女比猶念以相從

今作汝分戕

各翁

中各設

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

今作剛謂朕曷震動

天既付

命今付

曰陳其五行

今汨陳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

祗懼

今亮作度以作治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

今人作民于作鮮

母兄

曰今作無

則兄自敬德

兄作皇

且以前人之微言

今前作受

微作

是罔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

文王之鮮光

今作耿光

通因就

大命

今作達殷集大命

論語意與之與

今意作抑

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

朝聞道夕死可也

今也是也

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

擾不輟子路以告子

擾而不輟

子路行以

告夫子

置其杖而耘

今置作植

其斯以乎

其斯而已矣

警諸宮

牆今諸

賈諸賈之哉

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
異聞之語若曰在于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于今論
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
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
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
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
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劉本無
臣字
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
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
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

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雜未詳

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

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

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

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于

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

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東觀餘論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

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

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

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蒧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叅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

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
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
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
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
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
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
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
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
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
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

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
所出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予爲考而識
之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自書於碑大
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
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
明外門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
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
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
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尙

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
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
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
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晉得石經尙書幾段
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
六字其文與今尙書蓋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
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
漢所書哉予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邪且
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寡碑作惠于矜寡迺逸
旣誕作迺憲旣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自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昔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予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

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
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
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
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
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
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號鳳號作何得之喪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
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
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擾而不輟作擾夫子澗然植

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
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
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
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
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十歲舊書比今
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邪廣川書跋

石經尙書殘碑

命

孔本

作身何及相

闕

散

孔作檢

言白

人維舊

孔舊上

有求

字殺

孔作

舊

闕下

有志

女毋翁侮

成

人毋流

孔作

汝無侮

老

各共

爾事

齊乃

位度

爾

孔作

口

闕下

民之

承保

后晉

高

孔作

鮮以

不浮

闕下

試以爾

孔作

汝遷安定厥國孔作無女不下其或迪孔作自怨

孔作怒末孔作勤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之勞爾

先子不下于茲高后卒乃知孔作降閉疾白下能迪

古我先后下民女有近孔作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

興降卒末於戲孔作崇降今予下絕遠女比猶孔作

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建乃家股孔作既下

衆白女罔台民孔作無勛孔作建大命今我孔作予

凶德綏孔作績下今孔作爾惠孔作朕孔作桎孔作動萬

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哉予其勛孔作藺相爾念敬

我衆朕不已上盤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開

天既付

孔作孚 高宗彤日篇 已上

厥遺任

孔作

父母弟不迪

乃維四方

下

不虧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已上牧 誓篇

伊

孔作 無鴻洪

水白

孔作

陳其又行帝

下

白建用皇極

次六白艾

孔作 又

用三德

下

濁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

下

食二白偵三白祀四白司空

下

極凡厥庶民無

有浮到人無有

下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蓋其行而

下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

下

爲天下王三德

孔三

六

一白正直二

下

家而無凶于而國人用

闕

頗辟

孔

辭

下

乃心諫及卿

闕

諫及庶民

孔作人

已

維天

命元

孔元作 無違

朕不敢有

下

開時維天命王白告爾

孔

告爾多下茲維孔作予維四方罔攸責亦維爾下有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遜王已上多青孔作之

艱難乃劬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則侮厥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民祗懼下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自時厥後下功田

功微采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惠于矜孔作酒孔作

毋劬孔作于遊田維孔作共孔作于田孔作觀于逸于遊

母兄孔作白今日下厥不聖孔作人乃訓變孔作乃

亂正荆孔作至于下則兄白孔作敬德厥荷白

朕之荷允下公白於戲嗣王監于茲孔作無逸篇

道

孔作終

出于不詳於戲君

闕

曰時我

已上君與篇

我則

致天之

已上多方篇

多

常伯常任

辟

孔作準下闕

亂

孔作無謀面用

下闕于厥邑其在

下闕

有會

孔作後

心以敬事

下闕

王維厥

上有度

孔作宅

心乃

下闕受茲

孔作此

卒卒

孔作其於戲

且以前

孔作已受

人之微

孔作微

言則德

孔作有于

是罔顯

哉

孔作在

厥世

下闕

王之鮮

孔作厥

光以揚武王

已上立政篇

几乃

闕召大保

下闕

通

孔作達

段就

孔作集大命在

茲

孔作既下闕

黼衣

孔作履上顧命篇

已

右石經尚書殘碑

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

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

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
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
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
孔安國尙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
求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
者八字鴻艾勃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
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
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
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没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錢之會稽蓬萊開知亦逸字則音惰勉也石經魯詩殘碑惟毛作是褊心是以爲刺葛屨

下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之誰知關一字

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父子父關一字

日嗟予子行役夙夜毋無作上已尚毛作下慎下哉猶來

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予毛作下不稼不膏

精毛作 胡取禾三百廛予不狩不下特予彼君子予不

素食予 飲欲毛作坎伐輪予下毋食我禾三歲宦毛作

買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宦女莫我肯勞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日月其關句 山有萑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

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既見君子云

胡其憂 楊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

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荷作方貫作宦

樞作莛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

叔于田一章及女日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

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

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

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

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卒爵坐奠爵拜執下

人盥洗升腰佩于賓下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首公荅

拜殿爵者立

下殿爵者執解待于

闕公坐取大右

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減
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
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
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
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
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
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遜德
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

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賸觚賸爵云者賸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輦者何公子輦

何以不稱公

下桓於是謂桓白吾爲

關三字

矣隱白

下之之辭也然

則孰立之石

關二字

之石踏

板本作磻立

下美大之之辭也

棠者何濟

關一字

之邑也曷爲

下仲子也

板本有桓未君

則曷爲祭仲子

關一字

爲桓立故

下諸侯四諸公者何

諸

關一字

者何天子三公稱

下相處乎內始

諸公

關一字

諸公

放

板本於此乎前此矣前

關其成也白吾成敗矣吾

關

與鄭人未有成

板本有也字

否下 爲年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久也

下弟母兄稱兄凡字

五 之大夫也此

之邑也天子有

字

諸侯皆從泰山

下 而葬卒日卒

赴而

字

不告公曷爲與微者

下 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

於內大惡諱小

下

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

板本

也試

下

葬

板本

不繫

字

匡子

字 薨何

以不地忍言

已上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

田也諱取

已上

十有四年何以

字

記異也何異

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廢而

下

乎隱

祖之所逯

板本闕字

闕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闕下不

亦樂乎堯舜

闕一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已上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闕下何以書

記災也

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

闕下

顏氏無伐而

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闕下

谿典諫議大夫

臣馮日磳臣趙咳議郎臣

闕二

臣劉宏郎中臣張爽

臣蘇陵臣傅楨韮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

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

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

說石文斷續不可考蓋贗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上

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
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
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闕本本立

闕一道生孝闕下曰道千乘之國敬事闕下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闕下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闕下君子不重

則不成學則闕下與意板本子之與子板本曰夫子

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闕五禮節之亦不板本行闕下焉可謂

好學已矣板本作也而無諂富而無驕闕下告諸往而

知來

闕下

人之不

闕下

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

闕下乎板本

作于學世

闕下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

遲

闕一

何

闕下

曰生

闕下

葬之以禮祭

闕下

以別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

闕下

勞有

闕下

孝

闕下

度哉人焉

板本有

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

闕下

子

闕下

器子贛問

闕下

乎異端斯害也

闕下

已

子曰

闕下

子曰

闕下

何爲則民服

孔子對曰

闕下

之

闕下

子

子曰書云孝于

板本

惟孝友于兄

闕下

也周因於殷禮

闕下

所損益可知

上闕下

所損益可知

上闕下

爲政篇

已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闕下

不仁如樂何

闕下

林

陽十

字與

闕下

與對曰不能子曰

闕下

五

闕下

字

山平如林放

闕九

也射

闕下

曰起子

板本有

商也始可

闕下

字

下
闕
子曰下殷禮吾闕也知其說闕三天下也其闕

示諸斯乎闕如神在闕於二代郁郁乎闕大廟闕子

知禮闕禮闕也闕以怕周人以栗曰使民闕往闕門

國闕木君爲兩君之好有反闕一管氏闕知禮闕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三出曰闕無道也久闕觀之

哉凡廿六章已上八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板本有也字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闕顛沛必

於是子闕二未見好仁者板本有字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尙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斯却仁矣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

闕下

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闕下

曰父母

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下闕已

上里仁爲 有三年之愛於

闕字

父母

板本有平字

子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闕下

君子

板本有亦字

有惡乎子

曰有

板本有惡字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板本有流字

而訕上

者惡

闕下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平

板本有而字 見

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

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

何

闕一字

去父母之國

板本作邦闕一字

景公詩孔子曰若季

氏

闕下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

板本無而字

德之衰也

板本無也字

注闕二可諫也

板木無

來者猶可追也

板本無

執車

板本

與者爲誰子

板本無

子路曰爲孔企曰是魯孔企與曰

是

板本有也

是知津矣

下闕

若從避

板本有也

是知津矣

下闕

若從避

板本有

世之士扶

板本有也

是知津矣

下闕

若從避

板本有

世之士扶

有而字

板本有

平輟子路

板本有

以告

夫字

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

下闕

敵不分孰爲夫子置

板本有

其杖而

耘

板本有

子路拱而

一闕

止子路宿殺雞

下闕

禮

之何其廢之也

無

欲絜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

也行其義

下闕

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

其斯以乎

板本

已矣

謂虞仲夷佚

板本

隱居

下闕

少

闕

陽擊磬襄入於

海

周公謂魯公曰

君子不施其親

下闕

已

微子篇

交

於子張子

字闕

一曰子夏

字闕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闕

字者距

板本作拒下闕

子夏曰雖

字闕

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闕其事君子學

闕下

子夏曰小人之過

闕下

曰闕下子夏

口大德

闕下

出人可也

子旂

板本作游闕六字

子

闕下

君子

之道焉可

闕下

有卒者其唯聖人

闕下

仕而

闕下

曾子曰

吾聞諸

板本有夫字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板本作者也

必也親

喪乎

闕下

子曰

闕下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

紉之

闕下

善

闕下

一

板本

是其

闕下

紉曰仲尼焉學子贛

曰文武之道未墜

板本

於地在人賢者志

板本

其

告子贛

闕下

一

贛口碎諸

板本

宮牆

板本

賜之牆

闕下

一

窺見室家之好夫下尼不可毀關人之賢者企陵

也關踰也仲尼日月也關一言以爲平却言平可

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關上子張焉已不蔽

蘭在帝心朕躬有關毋板木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關一字板本有

兩罪字在朕躬下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關一字字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關則說下不驕威而不猛子關一日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關一民之下關尊其瞻視儼關三而

畏之斯平亦威而不猛乎下關上堯曰篇凡日篇萬五

千七百一關一字賈板本作諸賈之哉包周關蓋肆

乎其肆也關周下曰言關一而在於蕭牆之內

蓋毛包周無於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蓋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
訓不遠若置其杖買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鄴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

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初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初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手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

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威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屬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釋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
一尙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
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

百四十三字

漢隸
字源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
者今竊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
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
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
災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焉疑
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

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輪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

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子

子張嶺石
經跋

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陝官諫議大夫劉
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傳貞揚賜孫表官郎
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
諸經者

陶宗儀書
史會要

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
爲雒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
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
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然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
吾道之厄一也

于慎行
筆麈

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雖所
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
裝之硯山齋秘笈中

庚子銷
夏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
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
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二體
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
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
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
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

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
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
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烏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石中郎
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
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
部又讀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臺太子引雒陽記則
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
六枚少二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
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

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泮法者安

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

字八分書後漢書傅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

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

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

有馬日碑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

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

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尙書公羊禮記

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

刻荀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
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
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

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

元嘉元年虔尙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

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

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
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
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

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顧嘗爲之而未成耶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錢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

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鏡諸石
夫字率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
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

見拓本

金石文
字記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陽街
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
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纘謂
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
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鄺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

漢石經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常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又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豈雕本相沿偶爲三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係大所取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

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
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
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
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思邨
鄆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舛
錯一字幾不覿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

故節錄之

朱彝尊
經義攷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
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

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曝書
亭集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
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
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
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
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
致殘闕則必遭董卓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
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
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
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卓之禍益可知
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

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
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
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是兩朝石
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
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
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
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記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
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陽銜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
得之目睹豈有舛謬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
無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

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真南江諸公皆出於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于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

一哉萬斯同石經攷羣書疑辨

顧炎武石經考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徙洛陽一節以爲自鄴載入長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爲信西溪叢語云石經堯滅殆蓋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所云用爲柱礎者非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溪叢語又云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安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此蓋出之唐時者廣川書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末淪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洛宮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張翥
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
塊此卽宋初之所出後復摧散者也晝墜錄云嘉祐
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邵氏聞見後
錄云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尙
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
者也凡所得石經殘碑多在洛陽隋之載人長安者
公羊碑一段而外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
不知所在而拓本之存者僅有尙書論語百餘字藏

北海孫氏余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
紹興胡宗愈本在成都曾惇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
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
卽其本也 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六經七經之不
同也漢魏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帝紀云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云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宦者傳云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廬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
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云與蔡邕其奏定六
經文字後漢書所載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

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爲七經其目
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尙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
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
引洛陽記則有尙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無魯詩
儀禮春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
錄與隸釋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苟非
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
魏時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爲可信也若
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
洛陽伽藍記載石經四部中有禮記邵氏聞見後錄

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之者按洛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不得列於其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公羊爲一經與周易尚書魯詩而爲五經實則七經也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三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爲五經猶唐之九經爲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益以論語而爲六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

論語二卷蔡邕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殘碑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卽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其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爲疑猶爲未盡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魏書劉芳傳亦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經爲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邯鄲淳特善倉雅以書教諸皇

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經爲三字矣
洛陽伽藍記云漢國子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
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邕筆之遺跡也復
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則又有一字石經矣
隋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皆爲
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
爲一字矣按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
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
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爲一字而於魏
曰三字則漢爲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

碑悉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磳等與邕
其正定諸經者儼然尙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云三字
石經魏正始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
式傳合漢爲一字魏爲三字當以水經注爲據儒林
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趙明誠洪适亦嘗
非之而莫得其說張嶺石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
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
言之者相傳梁剡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之自序云
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

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耶漢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頽落復徙鄴都亦顛倒茫昧漢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石經江式傳以爲魏建劉芳傳以爲漢造卽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如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爲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仕於梁惑於傳聞奮筆改具遂成千古之疑耳洛陽伽藍記所謂表裏隸書者卽漢之一字石經而不敢亦定爲蔡邕遺跡傳疑也隋書經籍志則以一字石經爲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石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

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爲蔡邕書此承前之誤無足怪也隸續云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字者爲漢一體字者爲魏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之若曰漢魏所立皆爲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若曰一字三字皆爲漢刻而正始中所立者何在若曰魏立者一字而公羊碑上乃有馬日碑等名諸史譌錯衆說舛謬惟趙明誠洪适皆以一字者爲漢二字者爲

魏不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體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六碑爲魏經在堂西乃洛陽記不言東側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碑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按伽藍記四十八碑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洛陽記少二碑而多一論語尙缺魯詩儀禮春秋四部經數未全又何論碑數耶四十八碑在堂西水經注以爲魏經證之江式傳似爲可信洛陽記世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

取漢碑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爲漢若伽藍記三體隸書漢魏尙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

隸辨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科斗篆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棻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

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縝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訛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

駁石經
攷異

杭世

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尙書脫孝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尙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

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尙未嘗如此也 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得漢石經殘字尙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按黃長容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壽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少者至金石文字記云熹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尙書

盤庚論語爲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
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硯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
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
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卽
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
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千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
文者乎是其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黃司馬所得之
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
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旣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
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

曰篇冠字尙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俱全而洪
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旣
摹黃氏藏本子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樵堂孝顯於
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
多出半行凶德綬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
朱竹垞二跋林佶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
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
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
錫鬯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
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

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
故能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
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
本而未見其搨蹟又後四年見如臯姜氏重摹退谷
研山齋本盪庚弟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
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
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段而論語堯曰篇一
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爲一十二
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爲方石
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

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兩漢金石記

漢石經尚書論語一百二十餘字黃通守易得之京
邸或以爲孫侍郎承澤藏本卽何氏焯云越州石邦
哲重摹者或按隸釋所載爲政篇由誨汝知之句多
一女字謂是熹平原刻予不得而定之持愛其文之
有關經學也今本尚書盤庚石刻作般庚丕石刻作
不論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石刻無下哉字猶文字
之小異耳至盤庚篇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刻稽作
迪怒作恕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勝僞孔義多矣爲
政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石刻作孝于攷釋文本亦

作孝于惟云一本作孝乎而已是唐時板本尙與漢
合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潘岳閒居賦引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亦皆讀乎同于字雖改而意不
易未嘗以孝乎斷句也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從艸
作簡者自是隸書之體古無簡字惟詩云方秉簡兮
傳云簡蘭也釋文云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不知
蘭字亦以束爲聲束與簡通古人假借何不可以簡
爲之乎予方著詩詁當引此以証詩字今世石經之
存惟熹平此本及開成嘉祐宋高宗御書意蜀石經
亦有存者而未之見

中州金石記

右漢石經殘碑五種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
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
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
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
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
百餘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偶得雙鉤本於舊篋中不
詳何人所摹惜前後殘缺僅存此爾因取洪景伯隸
釋考之皆與符合惟公羊十八字洪氏所未備也爰
勒之石以俟博覽君子

錢泮跋

按後漢書蔡邕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又儒林傳宦者傳並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此卽漢石經之緣起也自是以後傳注紛出或不遵太學所刻私自改竄迨雕板旣行而輾轉傳譌益不可勝計其久而可據者惟石本耳顧石經始刻于東漢歷代論書家時齒及之而未有參校其文字之異同者至邵博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諸家方始詳述其文後來學者藉以考見漢

時定本實賴有此惜所存之字無多耳然昶歷攷
經傳諸書其引石經足廣邵趙諸家所未見者蓋
有數事焉尙書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尙書止今
文三十四篇又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尙書堯典第一正義
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尙書毛
詩正義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
無經文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尚
三卷尙
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
氏尙書八卷亡魯詩六卷梁有毛詩
三卷亡儀
禮九卷春秋一卷梁有
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梁
有

二唐書藝文志作尙書六卷儀禮四卷論語二卷
餘皆與隋志同此卷帙題識之可攷者也公羊傳
昭公二十五年云人以爲苗何休注云苗周埶垣
也今太學辟雍作則字卽指太學石經而言也易
繫辭洗心經典釋文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
經同詩淇奧綠竹釋文引韓詩作溝音徒沃切石
經同廣韻上聲四十五厚斗字注云說文作𠂔有
柄象形石經作斗此皆據漢石經而言也張參五
經文字叙例云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
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

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宐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宐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今按張氏之書皆上列正字下列隸變之字正字多本說文隸變半從石經如卷上木部帛省作

木

凡字從木皆放此

桃作梔

凡字從垂者皆放此

築作築檣作檣凡

滴之類從商

樓作樓榭作榭手部手在左者皆作扌指

作指牙部牆作牆米部粲作粲人部僑从喬牙部

得作得復作復

凡復復之類皆從復

御作御之部是作之迂

作迂

凡从于者皆放此

又部乞作又少部害憲省从士寡

作寡寂作寂宐宐作宜口部胃从月目部叢作叢見

凡還環之類皆从彖四部网作四凡从四訶作訶肉部肉字

作月偏傍从月者皆放此散作散月部明作明舟部俞作俞

自俞已下本皆从舟今並作月朕作朕凡朕勝之類皆从朕丹部青作青魚

部奐作魚卷中卅部蕪作蕪荅作荅薛作薛甘部

庚作庶竹部簋作簋革部鞞作鞞彡部弱作弱凡字

从弱者皆放此髟部髟作髟凡从髟者放此心部卍作心其在左者經典

相承隸省作𠂔作𠂔見周書恐作恐犬部在左者皆

作彡言部諧作善卜部鄣作鄣卩部下並省點卸

變止作山卿作卿自部自作自陰作陰刀部勿作

刀凡字在右者皆省作川斤部所作𠂔戈部賊作賊門部門

作門內部崗作离凡摘離之類皆从离川部泐作州凡字从州者故

此卷下水部漑作漑漑作淳淑从卦入部會作會

凡字从會者皆放此會作舍幸部牽作幸食部會作食凡字在左

者又省一畫作食凡从食者鄉既之類皆同餼作饋女部婁作婁凡數

類皆放此見部覲作覲夊部夊作夊凡駁峻之類皆从夊夏作復

凡復之類憂作憂凡復之類皆从復夊部支作父又部叔

作卦凡字从卦者皆放此著作書彙部囊作囊一部丕作丕

見春秋傳北作丘龜部龜作龜歹部歹作歹日部習作

習習作昔日部習作曹凡字从習者放此疒部旋作旋疒

部處作處血部益作盍其八十五字張氏皆引石

經爲證其餘偏傍附見以類相推者不在此數也
又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
有汜作漚擊鼓其鐘作鑿靜女愛而不見作儗芄
蘭之支作枝青青子衿作袷挑兮撻兮作叟葛屨
摻摻女手作搢搢正月民之譌言作僞言或與唐
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
漢石刻而言凡此之存皆有裨於學者安得以單
辭隻字少之耶蓋石經碑成在光和中尋遭董卓
之亂焚燒雒陽官府官舍碑在太學恐已難免殘
缺至後魏武定四年由雒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

年則從鄴城移至雒陽隋開皇六年又從雒陽徙

至長安

隋書經籍志作自鄴京載入長安今從劉焯傳

轉輾遷移自多損

壞不徒沒於頽岸毀於浮屠也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而宋代諸家所見墨漏尤多胡宗愈洪适皆嘗就當時所見重勒于石今亦無傳和官京師時錢唐黃同知易出示宋拓本石經殘字尙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紙光墨色古澤照人洵爲希世之寶後金匱錢君泳貽相重摹雙鈎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

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則未始非經學之助矣顧氏需吉隸辨序言於北海孫氏摹得石經殘碑蓋卽相所見黃氏本孫氏峴山齋本後流傳今戶部郎中董若元鏡所黃君見而借之會董方嫁女貧甚黃爲置奩具直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董漢軍正黃旗人工分書嘗預修西清古鑑先任大理寺評事爲相屬官然攷隸辨採石經尙書惟平聲故道其類末如此

五支十一模於戲二字見孫氏本中餘所引尙書論語公羊魯詩儀禮其八十餘條皆孫本所無知顧氏所見止此其餘則皆從漢隸字源採出也

又按一字三字之異衆說紛然今攷後漢書紀傳

詔立五經無一字三字之說惟儒林傳序稱石經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魏書劉芳傳云漢世造三
字石經於太學是一體爲一字所謂三字者古文
爲一篆爲二隸爲三疑三體石經皆熹平中同時
所刻故儒林傳有古文篆隸之語然隸書自宋以
來略有流傳而古文篆字唐宋間無有見者隋書
經籍志亦止存一字石經蓋因東漢已尙隸書古
文篆字不爲世所通用而邕之隸書尤有重名當
時鴻都車馬填咽舉搨古文篆字者少隸書者多
則隸書歷久而猶傳宜矣洪氏适顧氏藹吉謂漢

石經止有一體並無三體皆無確切實據未敢據以爲信也至漢之光和逮魏之正始不過六十餘年而魏復重刻三體者亦因漢刻立石經之後不過八年而董卓以逼脅獻帝遷都長安宮闕宗廟盡爲灰燼何有於太學之碑想亦零落不全正始振興文教重書三體立石殆非無故特漢石經一字各自爲碑魏石經合三字連書之總於一碑微有不同耳

又按蔡邕於熹平四年奏請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冊於碑而隸釋載公羊論語殘碑之後未見邕

名却有堂谿典馬日碑諸人以爲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纘亦云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非止蔡邕以視得見宋拓殘字驗之尙書論語二經字體已有不同之處則諸經亦可類推蓋文字繁多原非一人所能手辦且石經立于光和六年去熹平四年受詔之時遲至六載始得告成而光和元年邕先坐論災異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計邕在東觀止三年耳旣徙之後尋遇赦還又復遲迹江海閱十二年是光和二年以後校經之事皆非邕所與聞安得再能書丹於碑乎陽衍之雒陽仰藍記

謂漢國子學堂前石經皆蔡邕遺跡而後來攷据家或專指以爲邕書者蓋緣奏刻石經邕實首創其議因卽以邕統之亦如唐初五經正義詳審同官多至六十餘人而其後止知孔穎達賈公彥等名也至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陔議郎剡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楨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尙多而史略不載也攷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

夫馬日碑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
書五經傳記帝以非急務尋由侍中遷爲尙書是
植奏請刊正尙書禮記得失之後亦嘗同校五經
且是時楊彪已爲議郎亦在東觀又呂強傳稱汝
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
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
許實由李巡之功紀傳亦皆未及也今列司事諸
臣姓氏於左疏其履貫以資攷鏡別爲蔡邕年表
一篇凡事有與石經相涉者類列于表而諸臣歷
官遷拜年月以次紀之讀者諒焉

蔡邕

堂谿典

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郡長篤傳堂谿作唐谿

注云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

楊賜

字伯獻宏農人官司寇太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馬日磾

扶風人官太傅南郡太守融族孫附融傳三輔決錄注云日磾字翁叔

張馴

字子儻定陶人官大司農有傳

韓說

字叔備山陰人官江夏太守有傳

單颺

字武宜湖陸人官尚書有傳

趙陔

無攷

劉宏

官司司空見靈帝紀漢官儀云宏字子高安衆人

張文 蘇陵 傅楨 左立 孫表

皆無

盧植

字子幹 涿人 官尚書有傳

楊彪

賜之子 字文先 官至太尉 附震傳

李巡

汝陽人 靈帝時爲中常侍 見呂強傳

年表

四 三 二 一

邕生

邕字伯喈 陳郡圍人

和 羣 二 三 四 五 六 婆 羣 二

建 帶 萃 姦 羸 萃 姦 滂 羸 羸

奉 一歲	資 二十	二	奉	嘉	奉	聖	三	二	奉
---------	---------	---	---	---	---	---	---	---	---

瑯邪王傅蔡朗碑

二千歲

壽二十

年三歲

二千畧

三十三歲

年二十

年六歲

二

七十

歲

初以小黃門為守宮令置元從右僕射官

元文先生李休碑

梁冀伏誅封中常侍單超後填其環中常侍徐瑛等以邑善鼓
 左宿唐衛五人為縣侯尚書令尹勲
 等七人為亭侯
 中常侍侯覽上獲五千匹賜封園內
 侯又托與誅誅梁冀遂封高鄉侯又稱疾歸作述行賦
 封小黃門唐書趙忠等八人為卿侯
 自是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家頗
 勳內升
 陳留侯皆庫上里社碑

三十三歲宗正劉寵爲大鴻臚

四十二歲省冗從右僕射官
大鴻臚劉寵爲司空

五十三歲

六十三歲司空劉寵免

七十三歲

八十三歲太尉楊秉薨

九十三歲

末三
康十
元五
年歲

董卓以破羌功拜郎中
將作大匠橋元爲度遼
將軍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朱穆論議 朱穆墓銘
朱穆墳前石碑

太尉楊公碑
王子高碑

三

十三

太后臨朝帝乳母趙婕妤與中常侍曹

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誌

六

十六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二

二十二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三

三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四

四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五

五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六

六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七

七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八

八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陳留太守胡頊二碑

九

九十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論上陵禮

十

一百零三

太后等詔事太后教有封拜

太傅胡公三碑

帝如加元服大赦天下

車駕上原陵

太傅胡廣薨

少府楊賜為光祿勳

太傅胡公三碑

二 四十一 大疫
二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一歲 七月免復拜光祿大夫
北海地震

彭城姜肱碑

三 四十二 旱歲

四 三十四 歲

五 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陳陳見言
會司徒府議歷數
與五官中郎將堂裕典光祿
造安說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
大夫楊賜議大夫馬日理
鮮滯太尉陳駘等以異議勸光見不
議正魂議法詔勿治罪
議郎張馴說太史令畢
博士盧植爲九江太史等以疾去官
等奏求正定五經文字
詔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
學門外
技傳稱正定六經文字
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作
盧植奉上前書車句三禮解詁請攷
定得失刊正碑文
五經今從之
使宦者爲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
以周人爲丞令
上書請除三五法
安農三輔頌
中鼎銘
太尉李公碑

五 四十四 御殺後槐樹自拔創豎
先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四歲 以盧植爲廬江太守

伯夷叔齊碑

四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

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自壞

大早七州蝗

京師地瘠

諫伐鮮卑不從

十

鮮卑寇三邊先是鮮卑三十餘犯塞殺烏桓校尉夏封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擊之乃遣南與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何奴中郎將賊曼將南單于以下三道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歎都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五

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徵拜盧江太守盧植爲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詵等

並在東觀校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尋

轉侍中遷尚書

上封事七條

歲

司徒楊賜免

帝從是言是歲親巡氣北郊及行辟雍

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水尉

光 和 元 年
四 十 六 歲

青鴻都門學教州郡三公奉召能為
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為諸生有
至封爵者

二月己未地震 四月丙辰地震

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人北斗

魁中

南宮侍中寺唯雜化為雜

五月有白衣人人德陽殿門口稱梁

伯夏教我上殿與相賢語言訖不見

六月有黑氣覆帝所御溫德殿中

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後坐庭中

八月彗星出元北入天市中

尚書盧植上書為蔡邕訟免

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寬等

三十二人剛像立賞尚書令陽球上

書諫止不應

光祿大夫楊賜為少府

治名邑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漢大夫馬日磾讓師張奉太
史令舉廣金尚門引入崇
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
問災異及治改變故所宜施
行邕悉心以對凡八事
於特詔密問災異所由令以
卑貴封上書奏市覽而款思
會曹節宣濟左右事遂漏言
其中被色者者皆節自思
報中常侍程璜乃使人飛章
言邕過失詔下尚書召邕詰
狀上書自陳遂下邕洛陽獄
劾以大不敬奏市書奏中常
侍呂強怒邕無罪請之有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免朝徒初
方不得以教令除
楊球使客教邕又賜部主使
加赦書十意疏
報揚後書
報羊月書
西是銘

二

四十七歲

大正歲對年為司徒
太尉楊賜為太尉
少尉楊賜為太尉
司徒楊賜為太尉
司隸楊賜為太尉
中尉楊賜為太尉
廷尉楊賜為太尉
少府楊賜為太尉
大司農楊賜為太尉
光祿勳楊賜為太尉

帝覽邑所著十意嘉其才高
會大教宥造本郡自從及歸
凡九閩月將築還路五原大
守王智甫弟也邑侵智甫衛
之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還
十二年

三 罕 餘

四 四十九歲

司徒楊賜為太尉

五 五十五歲

太常楊賜為太尉

京兆樊惠渠頌

六 五十二歲

右經刻成立太學講堂

中 五

黃巾賊頭角殺拜盧植為北中郎將

與何進存邊讓書

平 十

太尉楊賜免

太尉楊公廟碑

元 二

中常侍趙忠夏等請呂強殺之

司徒袁公夫人八思

年 歲

左豐謂之植坐凌死
白若張公大司農

二五十二歲九月特進楊賜爲司空十月薨

貞節先生范丹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三碑

三辛癸

前太師長陳寔卒
按通鑑寔卒系于四年之冬集中
兩碑皆作三年八月半今從之

陳太邱二碑

四辛癸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五辛癸

射雉校射賜日德爲太尉
先疎勳烈安爲司空
先疎少府楊彪爲太僕專遷衛尉

陳太邱廟碑

五十七歲

太尉與日雉
元四月帝崩王子祥即位大赦天下改
元光武封賜馬海王等從封
上置校尉司馬校尉大將軍行進
之司隸校尉各置御史中丞先從
侍御史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各置
中丞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各置
子孫各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各
冠帶各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各
若望各置天下各置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衡中丞各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各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明廷名敕州郡待之孫
疾不卦卓怒嘗曰我能族人
也懼應命到署祭酒舉高第
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
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
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薦太尉董卓表
讓尚書乞在閑冗
表

巴郡太守謝表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六

歲七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置卓卓明廷以久所察免司空空司徒代之

獻帝初平元年

五十八歲

關東州郡悉起兵討董卓以渤海太拜左中郎將從帝還都長安

封高陽鄉侯

董卓使人敵殺宏農王

二月卓遣西園軍卓弟中

悉燒宮殿官府家二百里內室屋

司徒楊彪免拜光祿大夫數悉大

鴻臚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光尹

二月卓遣人兵安

詔和安縣桓四帝及恭懷恭慈恭慈

三皇后並除尊號

二月董卓自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後將軍袁術將孫堅及董卓戰於同

谷卓敗走洛陽遂發檄諸帝廢

四月董卓遷長安

地宸

太常馬日磾為太尉

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殺

董卓夷三族以允錄尚書事總朝政

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

京兆尹橋玄為北詠勅九月遷司空

錄尚書事

列書盧植卒

讓高陽鄉侯印授符策二表

諫止董卓自稱尚父

按通鑑初平二年卓欲

尊卓比太公稱尚父以

諫止今從本傳

宗廟老嬰

諫董卓乘車諭制

卓聖復自用邑越其言少從

欲逐之山東不果

董卓傳是在司徒王允之

後允始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多

以不能得太尉馬日磾作請允

出學去書所生無名法之為夫人

可立其編成漢史允以不越國

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遠近皆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為歎云九州曠野開闢無幾

三

六十六歲

二

五十九歲

右表參採紀傳及律歷祭祀天文五行諸志繫年
多據後漢紀資治通鑑二書五經立石次於光
和六年則從水經注也按邕本傳董卓既誅邕在
允坐爲允所收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然卓誅在
初平三年壬申使是時邕年果已六十一歲當生
於陽嘉元年壬申而光和元年尙書詰狀自陳書
有臣年四十有六之語計至死年止六十歲則邕
生實於陽嘉癸酉本傳誤矣蔡中郎集六卷本之
陳畱所刻其中頗有足據今以年月可繫之文次
入表中俾好古者一廣見聞也

金石錄編卷十一終